

黑桃皇后

周殿富◎主编 [俄]普希金◎著 李哲◎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黑桃皇后》以绝对能赌赢的三张扑克牌作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描写了上流阶级沉溺于赌博的堕落生活。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德国军官，为了能够得到三张能够决定输赢的扑克牌，不惜葬送自己的爱情，最后竟发了疯。

世界文学译丛

黑桃皇后

世界文学译丛

黑桃皇后

周殿富◎主编 〔俄〕普希金◎著 李哲◎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桃皇后 / (俄罗斯) 普希金著；李哲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7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3072-3

I. ①黑… II. ①普…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8842号

| | |
|---|----------------------------------|
| 书 | 名：黑桃皇后 |
| 著 | 者：[俄] 普希金 |
| 译 | 者：李哲 |
| 出 |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
| 印 |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 本：700mm×1000mm 1/16 |
| 印 | 张：14 |
| 字 | 数：202千字 |
| 版 | 次：2010年7月第1版 |
| 印 | 次：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
| 发 |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
| 电 |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
| 书 | 号：ISBN 978-7-5463-3072-3 |
| 定 | 价：23.00元 |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永恒的文学生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够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目 录

| | |
|----------------|-----|
| 黑桃皇后 | 1 |
| 棺材店老板 | 21 |
| 驿站长 | 26 |
| 彼得大帝的黑奴 | 35 |
| 射击手 | 63 |
| 戈琉辛诺村源流考 | 72 |
| 暴风雪 | 84 |
| 杜布罗夫斯基 | 93 |
| 基尔查里 | 150 |
| 上尉的女儿 | 155 |

黑桃皇后

阴雨连绵的日子他们往往相聚一堂，下注赌钱，从五十压到一百；

愿上帝宽恕他们，他们赢了钱使用粉笔记账。
在这样的阴雨天，他们干着这样的勾当。

一场牌局正在近卫军骑兵纳路莫夫的屋子中进行。漫长的冬夜无声无息地过去了，这伙人坐下来吃晚餐时，已经凌晨五点了。赢钱的人胃口大增，剩下的人则失魂落魄地盯着空空的盘子坐着。不过，当香槟酒一送上来，谈话就变得轻快活跃，所有的人都聊了起来。

“你怎么了，苏林？”主人询问道。

“噢，我输了，还是那样子。我得承认自己运气不好——我从来没有加过赌注，而且总是保持头脑清醒，绝不允许让任何事情来打扰我，然而我总是输钱！”

“难道你就从未因为受到诱惑在同一张牌上加注？你那坚定劲真叫我惊讶！”

“可是你们认为哈尔曼怎么样？”一个客人指着年轻的工兵军官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摸过牌，也没有下过注，然而他陪我们一直到早上五点，看我们打牌！”

“我对打牌很有兴趣，”哈尔曼说，“但我不能因奢望意外之财而放弃生活的必需。”

“哈尔曼是德国人，因此他很会精打细算，就是这么回事！”塔姆斯基说，“如果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人我看不懂，那一定就是祖母安娜·菲德洛芙娜伯爵夫人！”“为什么会这样？”客人们询问道。

“我不明白，”塔姆斯基继续说，“为什么祖母不赌钱了？”

“那么，你不明白这中间的原因？”“不知道，坦白说，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是，让我来给你们说吧。你们肯定知道，六十年以前，我的祖母去过巴黎，她在那儿可是个名噪一时的人物。人们紧跟其后，就是为了一睹‘莫斯科维纳斯’的芳容。黎塞留曾与我的祖母发生过关系，她肯定地说过，因为她的

狠心，他几乎自杀。那时候，太太们都玩法罗牌戏。曾经有一次在宫廷里，祖母输给奥尔良公爵一大笔钱。她一回到家，就摘下眼罩，脱掉箍裙，然后告诉我祖父她在牌桌上输掉的钱，命令他去还债。我那去世的祖父，在我的记忆里，是我祖母的管家这一类的人物。祖父怕祖母怕得要命，可是，当听说祖母输掉了这么大一笔钱时，他气得几乎快疯了。他大致算了一下祖母输掉的各笔款项，指出她半年之内已经用掉了五十万，然而在巴黎他们没有像莫斯科和萨拉托夫那样丰厚的产业。最终他直接拒绝偿还赌债。祖母给了他一个耳光，以表明自己的不快，就径自躺下先睡了。次日，祖母吩咐把祖父找来，期望这种家庭惩罚可以对他产生震慑力量，结果发现他仍不为之所动。祖母同他进行平生第一次争论、解释，向他说明债务的不同种类，就如同亲王和车匠有天壤之别——她以为这样就可以说服他。然而一切都是白费力气，祖父仍旧十分顽固，而且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祖母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不久前，她和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很要好。你们听到过热尔曼伯爵，对他的一部分奇闻逸事也有所耳闻吧！你们晓得他自诩为是永远漂泊的犹太人，而且是长生药和点金石的发明者，如此等等。有些人因为这个嘲笑他欺骗群众，而且卡沙诺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把热尔曼称做间谍。就算是这样，除去热尔曼身上这些神秘的面纱，他仍然颇具魅力，在上层社交圈里很受欢迎。直到今天，祖母依然对他留有很深的回忆。一旦有人说他坏话，她就会大发脾气。我的祖母知道他有很多能够自由使用的资金，决定向他求助，于是写信恳请他马上到她这儿来。这个古怪的老人很快便赶了过来，发现她此时正极度痛苦。祖母用最恶毒的词语来形容丈夫的凶残，并且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友善及和蔼可亲的性格上。

“热尔曼思考了一会儿。‘我可以替您支付这笔钱，’他说，‘可是，我知道，您在还我钱之前不会安心的，而且我不愿意再给您增加新的烦恼。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让您脱离困境——您可以赢回钱来。’

“但是，我亲爱的伯爵，’我的祖母答道，‘我告诉过您，我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

“‘这不用花钱，’热尔曼说，‘您听我说。’接下来，他告诉给她一个秘诀，为了这秘诀，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甘愿付出昂贵的代价。”

年轻的军官们听得更加专注了。塔姆斯基点燃烟慢慢地吸了几口，又接着讲下去。

“当天晚间，祖母到了凡尔赛宫，到皇后那儿打牌，轮到奥尔良公爵坐庄。祖母编了一个小小的谎言，作为没有带来欠款的理由。在她若无其事

地表达了歉意后，便又同他打起牌来。她选出三张牌，然后一张张依次翻开，都赢了，就这样祖母捞回了原本所有输掉的钱。”

一个客人说：“巧合罢了！”

“瞎说的！”哈尔曼说。

“可能他们在牌上做了标记！”第三个人说。

“我不认为是这样。”塔姆斯基一本正经地说。“什么？”纳路莫夫说，“你有一个能够一连三次猜中牌的祖母，而你到现在居然都还没有从她那里得到这个诀窍？”

“怎么会有这种好事！”塔姆斯基回答说，“她有四个儿子，其中包括我父亲，个个都很爱赌。然而她从来没有向任何一个儿子透露过这个秘诀，即使这样做对他们或对我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不过这件事，我是从我的叔父伊凡·伊里奇伯爵那里听说的，他还以人格担保这事千真万确。已经去世的恰普里茨基，这人在花光了数百万金钱后潦倒而死。在他年轻时，有一次差不多输了三十万卢布——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输给佐里奇。他绝望了。祖母历来对年轻人胡闹放肆的行为都很严厉，然而她却对这个恰普里茨基产生了同情。祖母给了他三张牌，教导他一张接一张地出，同时坚决要求他郑重发誓从今以后绝不再赌钱。恰普里茨基去赢了他钱的人那里，又赌了起来。他压了五万在第一张牌上，赢了。第二张牌，他增加了下注的数目，又赢了。最后，通过采取同样的策略，他赢回的钱比他输掉的要多得多。”

“但是现在该去睡觉了，已经是五点三刻了。”

实际上，天已经完全亮了，年轻人喝光杯中的酒就各自离开了。留下的是一片狼藉，桌子上仅剩残羹冷炙，到处铺落开来，几颗花生米撒落在桌角以及充满垃圾的地上。眼前的场景着实不堪入目，还有一杯不太满的酒被从窗上吹进的风吹起一道道“涟漪”，似乎是在嘲笑那肮脏的饭桌。

二

“你显然对于女人更喜欢吧。”

“有什么办法呢？她们那么娇艳。”

老伯爵夫人坐在梳妆镜前面，三个侍女侍候在她身旁——一个端着发针匣，一个拿着胭脂盒，剩下一个举着一顶饰有大红缎带的高高的帽子。伯爵夫人在容貌上已经没有丝毫奢望了，然而至今还维持着年轻时的习惯，严格按照七十年前的时尚穿戴，依旧像六十年前一样，花很长的时间梳洗打

扮，而且依然那么一丝不苟。窗户旁绣花架边坐着一个青年小姐，她是伯爵夫人的监护人。

“早安，祖母。”一个年轻的军官走进房间有礼貌地说，“利莎小姐，您好。祖母，我来求您一件事。”

“保罗，什么事？”

“请允许我介绍给您认识一个朋友，让我带他去参加周五的舞会。”

“那你就径直把他带来参加舞会，到那儿再介绍给我吧。你昨天去过那里吗？”

“是的，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畅，跳舞一直跳到五点钟才停止。叶莉茨卡亚多美啊！”

“噢，我亲爱的！她哪儿算得上美丽！她长得像她祖母达里娅·彼得萝芙娜王妃吗？哦，对了，这个达里娅·彼得萝芙娜王妃应该很老了吧？”“你说什么？很老了？”塔姆斯基无心地嚷着，“她七年前就已经死了。”

小姐抬头，对年轻军官使眼色。他这才意识到，他们一直对老伯爵夫人隐瞒着她这位同龄人的死讯。因此，他便动了一下自己的嘴唇。但是，当老伯爵夫人听到这个消息时看起来很冷漠。

“死啦！”她说，“我竟然都不知道呢！想当年我们俩是一起被封为宫廷女官的，在我们一块儿面见女王的时候……”

然后，伯爵夫人又向她的孙子讲起自己的趣事，虽然这事她已经讲过上百遍了。“保罗，过来，”讲完了故事，她说，“把我扶起来。利莎维塔，我的鼻烟壶在哪里？”

然后，伯爵夫人和她的三个侍女到屏风后面去继续梳妆打扮。塔姆斯基和小姐则独自留了下来。

“您打算给伯爵夫人介绍我？”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轻声询问道，“您认识他吗？纳路莫夫。”

“不知道。他是军人或者是平民？”

“军人。”

“是工兵军官吗？”

“不，骑兵军官。为什么您以为他会是一个工兵军官？”

小姐微微笑了笑，没有回答。

“保罗！”在屏风后面伯爵夫人嚷道，“再给我拿本新小说来，希望不是目前流行的那种。”

“那您想要怎样的小说，祖母？”“要一本那种的小说，其中既没有主人公杀死自己的父母，也没有被淹死的尸体——我特别害怕那些人。”

“眼下没有那样的小说了，那您爱看俄国小说吗？”

“真有的吗？那给我送一本来吧，亲爱的，请马上给我送一本来吧！”

“好的，祖母！我马上给您送来……再见，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您为什么以为纳路莫夫是工兵军官呢？”

塔姆斯基走出了梳妆室。

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自己一个人待着，这时，她停下手中的绣活，抬头朝窗外张望。不多时，一位年轻军官从对面街上拐角的一间房屋里出来。红晕染红了她的双颊，因此，她又开始低头绣花，头差不多挨到了绣布上面。这时，伯爵夫人已经打扮齐整，走了出来。

“吩咐预备马车，利莎维塔，”她说，“我们遛遛去！”

利莎维塔在绣架后面站起身，开始整理手中的活儿。

“你怎么了？天哪，难道你聋了吗？”伯爵夫人大声嚷道，“快去叫他们套马车！”

“我现在就去！”小姐回答道，朝前厅奔去。

一个仆人走了过来，递上保罗·亚历山大罗维奇公爵赠送的几本书。“告诉他，我非常感激他！”伯爵夫人说道，“利莎维塔，你又跑哪里去了？”

“我现在穿衣服。”

“时间还很充足，我亲爱的。就坐在这儿，翻开第一卷，大声讲给我听。”

她的朋友拿起书，念了几行。“大点声！”伯爵夫人说，“我的孩子，你怎么了？是嗓子哑了吗？等一下……把脚踏凳递给我……再靠近点……好的！”

三

我的天使，你写那四页书简比我阅读得还快。

——往来书简

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又读了两页，伯爵夫人开始犯困。“放下书！”她说道，“尽是胡说八道！还给保罗公爵吧，顺便替我道声谢……不过马车在哪里？”“已经套好了马车！”利莎维塔看了看外面的街道说道。

“你为什么还没穿好衣服？”伯爵夫人说，“每次都要等你！亲爱的，这真使人受不了！”

利莎维塔急忙跑回自己的房间。过了还不到两分钟，伯爵夫人就拼命摇起铃来。三个侍女和一个男仆分别从两扇门一起跑了出来。“难道没听见我在喊你们吗？”伯爵夫人对他们说道，“告诉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我等着她！”

利莎维塔戴着帽子，披着披肩，跑了过来。

“你终于回来了！”伯爵夫人说，“不过你怎么要这么精心打扮呢？你想去勾引谁？天气怎么样？好像现在在刮风。”

“不，夫人！天气特别好！”男仆答道。

“你们总是信口雌黄！开窗！对，有风，并且还冷得吓人！解下马具，利莎维塔，我们不出门了！不用把你自己打扮成那样子！”

“我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啊！”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心想。

确实，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是一个十分不幸的人。但丁曾说：“吃别人的面包——苦；登别人的台阶——难。”然而，谁又能够体会这位贵夫人凄惨的同伴所忍受的寄人篱下的酸楚呢？伯爵夫人绝对没有什么坏心肠，不过社会的纵容使她反复无常。她同所有那些经历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却又与现代社会无法融合的老年人一样，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她参加上流社会一切空洞无趣的活动。她参加舞会，浓妆艳抹的她穿着老式的服装，坐在墙角里，恰似舞厅中那丑陋古怪却又不可缺少的一件装饰品。几乎所有来宾都要走到她的面前，向她深深地鞠躬致敬，如同是在履行一种法定的仪式。而当这种仪式完成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人注意她了。她严格守法，在自己的家中接待全城的人，虽然她已经认不出这些人了。

她那一大规模的仆婢，却在前厅和用人房里，为所欲为，争先恐后地顺手牵走这个垂死老太太的财物。而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却是家族的牺牲品。在沏茶的时候，她会因为多放了糖而遭到责骂；在朗读小说的时候，作者的失误会全部归咎到她的头上；在陪伴伯爵夫人外出散步时，她还要对糟糕的天气和不平的道路负责……虽然这个职位是带薪的，可她却几乎从来没有领到过。尽管是这样，伯爵夫人还是要求她像其他人一样去梳妆打扮，也就是说，要像极少人那样。

在社交圈里，她扮演着非常悲惨可怜的角色。虽然人人都认识她，但谁也不会去注意她。在舞会上，只有别人舞伴不够的时候，她才会被邀请去跳舞。而在太太们需要整理服饰的时候，却总会拉着她一同去更衣室。她很自爱，同时对自己的处境也非常敏感。她总是环顾四周，急切地等待着某位救星的出现。不过那些追求名利的年轻人却很少注意她，虽然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比他们正在追求的那些高傲、冷淡的合适结婚的小姐们要美丽一百倍。无数次，她独自离开那豪华奢侈却又无聊郁闷的客厅，回到她那简陋寒酸的房间，偷偷地掉泪。她那小小的屋子里只摆着一个五斗柜、一架屏风、一面小镜子和一张漆过的床，在铜烛台上一支油脂蜡烛正发出微弱摇曳惨淡的光芒。

一天早晨——在这篇小说开头所讲述的那个晚会完了两天之后，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那个场景的头一个星期，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在窗口的绣花架边上，无意中向大街上望了一望，刚好看见一个年轻的工兵军官纹丝不动地站立着，两眼死死地盯着自己的窗口。她埋下头，继续绣花。大概过了五分钟，她再次抬头张望——那个年轻的军官还在刚才的地方站着。她没有与过路军官卖弄风情的习惯，于是也便不再往街上张望，专心地绣了大约两小时，始终没有抬过一次头。通知开饭了，她起身开始整理绣架，随便无心地向街上一瞥，又看到了那个军官。这好像让她感到非常惊奇。吃罢午饭，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她走到窗口，可是那位军官却已经走了——她因此也就不再想他了。过了两天之后，当她陪伴伯爵夫人登上马车的时候，又见到了他。他紧靠在门后站着，竖起毛皮衣领半遮住脸，深色眼睛在帽子底下闪闪发光。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吃了一惊，虽然她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害怕。她战战兢兢地进了马车里。

她一回到家，就跑到窗边——那军官还待在老地方，双眼死死地盯着她看。她走开了，但好奇心和一种从未感受过的新奇的情感却深深地困扰着她。

从那天起，那个年轻的军官每天总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窗下，在他和她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做手工，当感觉到他走近了时，就抬起头，看着他，而且凝视的目光一天比一天长久。她用那年轻敏锐的眼光察觉——每当他们的眼光相遇时，年轻人那白皙的双颊马上会变得通红。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她开始向他微笑……

当塔姆斯基恳求他的祖母，就是伯爵夫人，准许他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她认识的时候，年轻姑娘的心就会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可是后来当她得知纳路莫夫并不是工兵军官的时候，便后悔当初不该轻率地向塔姆斯基谈这个问题，把自己的隐私泄露给了这位浪荡轻浮的公子哥儿。

哈尔曼是一个俄国化了的德国人，在父亲那里他承袭了一笔小小的遗产。哈尔曼曾深信有保持自己独立的必要，因此他从不动用自己的私人所得，只依靠薪俸度日，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浪费行为。他沉默少言，虚荣心又非常强，因而同事们很难抓住机会来讥笑他过于节约。他欲望强烈，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但坚强的个性使他避免了一些许多青年人常犯的错误。这样，虽然他内心好赌，却从不碰牌，因为他想过，他的财产不让他（正如他自己以前所说的）——“因奢望意外之财而放弃生活的必需”。可是，他却整夜守在牌桌前，狂热地关注着牌局上的各种胜负之数。

三张牌的传闻深深地激发了他的想象力，整夜困扰着他的头脑。第二

天黄昏,他单独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闲逛,心里想着:“要是老伯爵夫人肯把自己的秘诀告诉我,那该多好啊!就算她只告诉我这三张准赢的牌也行!为什么我不去试试运气呢?向她毛遂自荐,讨得她的开心,甚至能做她的情人……但是,这一切都要时间,而她现在已经八十七岁了,只能再活一个星期,甚至过两天就死了!可这个传言呢?是真的吗?节制、自律、踏实苦干才是我手中的三张稳操胜券的牌,只有它们会使我的财产增加两倍、七倍,使我过上一种舒适而又独立的生活!”他这样盘算着,直到意识到自己已经走进圣彼得堡的一条主干道上,来到了一栋古老的建筑物前面。

街上塞满了马车,一辆跟着一辆的马车在灯火通明的大门口来来往往。一会儿马车中一只年轻美女的秀足伸到街道上,一会儿骑兵军官厚重的皮靴伸了出来,一会儿丝织的裤袜和外交官的靴子伸了出来,斗篷和皮大衣在威风凛凛的看门人身旁迅速闪过。哈尔曼停下了——“这是谁家的豪宅?”他向街角的门警问道。“伯爵夫人家的。”门警答道。

哈尔曼浑身颤抖,那个关于三张牌的神奇传闻又在他的脑海中展现。他在这座宅子附近来回走着,心里始终想着宅子的女主人和她那神秘的秘诀。他直到很晚才回到自己破旧的小屋,但迟迟不能入睡。最后他终于进入了梦乡,在睡梦中,他见到的只有绿色的牌桌、纸牌、一沓沓的钞票和一堆堆的金币。他一张接一张地翻开牌来,不断地赢钱,最后把所有金币收拢起来,把全部钞票放进衣袋里。第二天早晨他直到很晚才醒来,他叹了一口气,惋惜幻梦中的钱财茫然不知去向。他又到镇上去游荡,不知不觉又到伯爵夫人宅前,仿佛有着某种无形的力量吸引他来到了这里。他停下脚步,看着窗户——透过一扇窗户,他看到一个披着浓密黑发的脑袋垂着,可能是在看书或者在做绣工。她的头渐渐抬了起来,哈尔曼看到了一张清秀的脸庞和一双漆黑的眼睛,这一刻改变了他的命运。

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才刚脱下披风和外衣,取下帽子,伯爵夫人就吩咐人来叫她,又命令她套好马车。马车停靠在了门前,她们即将乘车。正当两个仆人扶着老太太,让她进马车的时候,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看见了那个站在马车旁的工兵军官。他上前一把抓住她的一只手,她慌张得还没有回过神来,那个工兵军官已经不见了——一封信在她手里。

她把信藏进手套里,一路上她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没看到。伯爵夫人有个习惯,乘车出去兜风总会问这问那:“刚才碰到我们的那人是谁呀?这座桥名叫什么?那块招牌上写的是是什么?”今天,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却含含糊糊,答非所问,使伯爵夫人非常愤怒。

“我亲爱的,你怎么了?”她大声嚷道,“你是头昏了,还是怎么啦?我说

的话，你是听不见，还是不懂？上帝啊，我的口齿还够清楚，还没有老糊涂呢！”

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没有听她在念叨什么。一回到家，她就跑到自己的房间，从手套中取出信来——信没有封口。这是一封告白爱情的信，洋溢着柔情蜜语和恭敬殷勤之词，一词一句都是从一本德国小说中摘录的。然而，因为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完全不懂德语，所以她对这封信仍感到极为称心如意。

尽管这样，这封信还是使她六神无主。生平第一次和一个年轻男子建立这种秘密而亲近的关系，他的大胆让人吃惊。她责怪自己的行为有失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是否应该离开那扇窗，装出一副冷漠孤傲的样子，从而打消那位年轻工兵军官进一步追求她的想法？她要不要给他写回信，该不该冷漠而坚定地拒绝他？处于困惑中的她此时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因为她既没有女友，也没有女教师。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最终打算给他回信。她坐在小小的书桌台前，取出纸和笔，开始思考起来。她一连写了好几次开头，都涂掉了——所写下的表达方式不是让她感觉口气太软，就是感觉下笔太狠，太无情。最后她终于写出了令自己满意的几行字：

我深信，您是真心的，您不会以任何轻率之举来侮辱我。可是，我们不应该用这样一种方式开始。我将退还您的来信，希望以后自己不会抱怨这种无故的失礼行为。

第二天，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一发现哈尔曼走过来，就从绣花架后站起身来，然后走进客厅，打开窗户，将信丢到街上。她相信年轻的军官会觉察到，然后把信捡起来。哈尔曼快步走上前去，捡起它来，然后步入一家糖果点心店。打开信封，他发现了自己写的那封信跟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的回信，对此，他早就料想到了。回到家里，他便认认真真地计划起来。

三天以后，一个长着清澈闪亮的大眼睛的漂亮姑娘，从女帽店里为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送来一张字条。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十分不安地拆开字条，本以为是催交欠款的条子。打开一看，突然发现是哈尔曼的笔迹。

“亲爱的，您弄错了！”她说，“这张字条不是给我的！”“噢，没错，真的是给您的！”姑娘会心地笑了笑，继续说，“请您读下去！”

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快速地看了一眼那张字条——哈尔曼请求同她约会。

“不会的！”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说道。哈尔曼鲁莽的请求和他的通

信方式让她觉得非常惊讶。“这封信肯定不是给我的！”她边说边将信撕成了碎片。“既然你说这封信不是写给您的，您为什么要撕掉它？”那姑娘说，“如果是这样我应该退还给写信的人呢！”

“随便，亲爱的！”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说，听了她的话，感到非常尴尬，“以后请您别再送这样的字条给我了。另外，请转告那个让您捎信的人，他应当为此感到羞耻……”

可是哈尔曼并没有就此罢手。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每天都会收到一封以不同方式送来的信。这些信件已不是从德国言情小说里照抄的了，而是由哈尔曼亲笔所写，信中充斥着强烈的情感和典型的个人风格。他在信中表明了忠贞不移的爱情观，倾吐了难以理清、无法压制的渴望。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已经不会想把信退还给他了，她对这些信开始痴迷起来。因此，她开始回信，而且写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深情。后来，她最终从窗口给他扔下去这样一封信：

今天××大使馆将举行一场舞会，伯爵夫人也将去参加。我们将在那儿待到两点钟，这样，您就有时机同我单独见面了。

伯爵夫人一走，她手下的仆人很可能也会离开，这样就只剩下那个瑞士人了，但他也经常回到自己的小屋去睡觉。您在十一点半左右来，然后直接上楼。如果在前厅遇到人，您就问伯爵夫人是不是在家。他们可能会告诉您说她不在家，那样您就无可奈何，只好回去。不过，很大程度上您不会遇到什么人，女仆们都集中在一个房间里。从前厅向左拐，一直向前走，就是伯爵夫人的卧室。在卧室屏风后头，您会发现有两扇门：右边一扇通书房，而伯爵夫人从来不进里面；左边一扇通走廊，那尽头有一座螺旋形的楼梯，直通到我的房间。

哈尔曼浑身战栗，急切地等待着约定时刻的到来。才晚上十点钟，他已经站在伯爵夫人的宅子附近了。天气糟透了，狂风呼啸，鹅毛大雪纷纷落下。灯光惨淡而微弱，街上空落落的，只是偶尔有车夫赶着瘦马缓缓经过，寻找晚归的乘客。哈尔曼身着一件厚大衣，丝毫没有感觉到风雪的严寒。

伯爵夫人的马车终于到了。哈尔曼看见两个男仆紧紧搀扶着一个紧裹貂皮大衣的蹒跚老太太出来，利莎维塔则紧随其后，身上披着一件温暖的斗篷，头上戴着鲜艳的花环。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马车在松软的雪地上举步维艰地前行着。看门人关上大门，窗子里的灯熄灭了。

哈尔曼在冷冷清清的宅子四周走来走去，最后来到路灯下面，看了看表——十一点二十分。他就停在路灯下面，眼睛紧紧地盯着表上的指针，焦急地等待着最后几分钟的过去。刚到十一点半，哈尔曼便迅速登上这所房子的阶梯，进入灯火辉煌的门厅。看门人不在，哈尔曼急匆匆地走上了楼梯，推开通向前厅的门，只发现一个仆人斜倚在灯下的一把旧式的扶手椅上打瞌睡。哈尔曼迈着轻快而又坚定的步子从他身边经过。客厅和餐厅里一片漆黑，只从前厅里透来一点微弱的灯光。

哈尔曼进入伯爵夫人的卧室，在陈列着古老画像的神龛前面，点着一盏橘色的长明灯。几把褪色的花缎椅子和一套放着蓬松靠枕的长沙发成对地摆在糊着中国壁纸的墙边。卧室的另一面悬挂着列布朗夫人在巴黎所画的两幅画像，其中的一幅画着一个体型魁梧、面色红润的四十开外的男子，他身着浅绿色的制服，胸前佩戴着星章。另一幅画的则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坚挺的鼻子，鬓角拢起，扑了粉的头发上戴着一朵玫瑰。卧室的墙角里陈列着瓷制的牧童，著名的勒鲁瓦制造的座钟，另外，还有一些小盒子、赌具、扇子以及上个世纪末跟蒙戈尔菲的气球、梅斯梅尔的催眠术同时发明的各种各样的女士们的小摆设。

哈尔曼走到屏风后面，它后面有一张小铁床，右边则是通往书房的门，左边另有一扇通向走廊。哈尔曼打开左边这扇门，发现了那窄小的螺旋形楼梯，直通可怜女伴的卧室。但是他收回了脚步，转身走进了漆黑的书房。

时间过得非常慢，周围一切都静悄悄的。客厅里的钟敲了十二下，紧接着，各个房间里的钟也依次地敲响了。一切又安静下来。哈尔曼斜靠在冰冷的火炉边站着。他很镇定，心脏有节奏地跳动着，正如一个决定去做一件虽然危险但又必须去做的事情的人那样。

凌晨一点的钟声敲过了，又敲了两点，他终于听见远方传来的车轮的嘈杂声，无法克制的兴奋感顿时激荡全身。马车渐渐靠近并且停下了，他听见马车梯子放下的声音。屋里马上忙乱起来，仆役们四处奔跑着，夹杂着嘈杂的说话声。屋子里的灯亮起来了，三个老女仆走进卧室，后面紧随的则是早已是半死不活的伯爵夫人——她瘫倒在了伏尔泰式扶手椅里。哈尔曼透过小缝往外看——利莎维塔·伊娃诺夫娜从他身旁一晃而过。哈尔曼听见她跑上窄小的螺旋形楼梯时匆忙的脚步声，心里有一种良心的谴责。然而，这种情感只是暂时的，他立刻又变得像先前那样麻木了。

伯爵夫人站在穿衣镜前开始卸妆。她脱下那饰有玫瑰花的帽子，接着又从她那只有几根白发的头上取下扑粉的假发。别针像雨点似的纷纷散落在她的身旁，银线编织的黄缎衣裙也散落在她浮肿的脚边。哈尔曼亲自目